

# 金坑村民开枪杀死落单鬼子军官

## 至今还保存缴获的一只日军水壶 见证百姓抗战历史

我是唐先镇金坑村人,今年88岁。1942年,日本鬼子从永康进攻义乌,途经唐先镇时,曾在金坑村住了三天三夜。那时候,我才15岁,被迫辍学在家。鬼子在我们村里扫荡,掠夺财物。我的父亲、叔叔(金坑彪)还曾杀死一名落单的日本军官,我家中至今还保存着一只这个日本鬼子的水壶。



金香珠展示缴获的日军水壶。

口述 金香珠 记者 章芳敏 周灵芝 整理

1942年农历四月初七,我在唐先小学就读,因为我是家里的独女,才有上学的机会。先生(学校的老师)告诉我们说:日本鬼子要来了,学校暂时停课。你们都先回家吧。于是,我就挑着行李回到了金坑村。

回到家后,我告诉父亲日本鬼子要来的消息后,我父亲就拿着草席去山上搭了个铺,让家人有个安身的地方。那时,我也和村民说过鬼子要来了的事,可大家都不相信,还说我是杞人忧天。

过了三天,一大批日本鬼子来到了村里。村民们四处逃难,大多数人都逃到了山上。当天,经过村里的鬼子一批接一批,来了好几批。最后一批鬼子因为时间晚了,就在金坑村过夜。

我们真该相信你,早点准备撤离。现在,就你家搭建了这么一个棚,大家都能挤一挤了。村民们懊悔极了,后悔当时没有听我的话。我父亲收留了逃上山的村民,尽量让大家都有个挡雨避风的地方。

上山后的第二天,我父亲和我叔叔下山查看情况,看到路上走着一名落单的鬼子,旁边还有一名村民帮忙挑担。于是,我父亲他们就赶紧找个地方隐蔽起来。等到鬼子走近时,我叔叔就掏出手枪(当时因为我爷爷的原因,我父亲和我叔叔都获得配枪的特许),朝这个鬼子开了一枪。鬼子当场倒地,地上留下了一摊血迹。

这时候,在村口望风的村民报来消息,不远处又有日本军队正往村里前来。我父亲他们马上将这名被杀死的日本鬼子拖到坑洼处,再把地上的血迹用泥土掩盖掉。幸运的是,后续的日本军队没有察觉有同伴被杀。

等到鬼子的大部队离开村里后,我叔叔又把从鬼子身上缴获的水壶等装备分给有功的村民。我家至今保存着的这只水壶,就是当时那个鬼子随身携带的用品。现在,这只水壶成了一件见证抗战的纪念品。事后得知,原来被杀死的那名日本鬼子还是一名军官,官职相当于现在的营长。

从那之后,村里又先后来过好几批日军,村民的生活一直不安稳。大家开始在山上搭棚子,前后共住了一年多。年轻力壮的村民还在村口的山上堆起了石头阵。这样,日军就不敢靠近金坑村。

回忆起当年抗战的情景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## 15岁被日军抓走当马夫 惨遭日军细菌战毒害 烂脚痛苦了60多年

通讯员 林加强

我的父亲林世钦住在经济开发区黄城里村,73年前,他被侵华日军抓去当马夫做人体试验,后从日军的细菌战下死里逃生参加了新四军。我父亲的双腿一生溃烂不愈,他被村里人叫了一辈子的“世钦烂脚”,每天都痛不欲生。10年前,我父亲在痛苦中去世。

几十年来,由于难以承受直面悲惨的过去,我父亲一直将这一段血泪史埋藏在心底。十多年前,我父亲看到有媒体报道,遭受侵华日军细菌毒害的证人越来越少,动员大家发掘历史,以揭露日军侵华残害无辜的暴行。于是,我父亲鼓起勇气,讲述了当年被日军抓走做人体试验的那一段悲惨往事。

### 被日军抓走当马夫 惨遭细菌毒害

那是1942年5月,侵华日军大举侵犯浙赣地区。5月下旬,永康沦陷,日军烧杀抢掠无所不为,永康的老百姓遭受了空前的浩劫。

那年,我的父亲才15岁,被一伙日军到家里抢粮食时抓走的。抓走后,日军就叫我父亲牵马、喂马,当马夫。就这样,我父亲被日军押着一路行军,途经武义、金华、兰溪、龙游、衢州,一直走到江西的玉山、上饶等地。

一路上,天空飞着的是日本鬼子的飞机,不时听到炸弹的爆炸声。在去江西玉山的路上,我父亲看见一架飞得很低的日军飞机,在村庄上空抛洒一些白色的粉末。在行军中,没有力气挑担的担夫,就被日军用刺刀活活刺死。

在上饶时,两个日本兵将我父亲抓住,拿着一个装着药水的针筒,在我父亲的左手上打针。而打过针的左手,过了几十年,还留着黑记。

### 3个月后逃出日军魔掌 偶遇老乡加入游击队

1942年8月中旬,当日军退出江西上饶时,我父亲与一位嵊县人。他也是日军的马夫,大我父亲一岁。两个人趁着夜色逃进了一农户的猪栏里,等日军走远了才爬出来。后来,两人逃到了龙游北乡的一个山头庙,在这里遇见一支抗日游击队。

游击队开始怀疑他们俩是汉奸,我父亲说他们是从上饶日军那里逃出来的,他是永康梅城乡(原长城乡)黄城里村人,与他一起逃出来的这位是嵊县人。

游击队的胡队长恰好是永康清渭街人,他听说我父亲是永康人,就用永康话与我父亲交谈。胡队长问他俩是否愿意留在抗日游击队里当通信员,他们都说愿意。就这样,从日军魔掌里逃出来后,他们一起加入了新四军第三纵队第二支队。

参加抗日游击队后,父亲跟随部队从龙游打到余杭、桐庐一带。在这期间,我父亲的两条腿都生疮了,又痛又痒,疮越来越大,破了就流出脓水,肌肉慢慢溃烂,还长出蠕动的蛆虫。

到了于潜、昌化,游击队同陈毅部队会师时,我父亲的脚烂得连走路都困难了。老乡胡队长知道后,就将我父亲送到昌化直口医院住院治疗。经一段时间医治,命是保住了,但烂脚病仍不见好转。胡队长见此情况,就托人带信给我父亲的家人,请他们把我父亲接回永康。

### 双腿溃烂60多年 苦不堪言一生受煎熬

我的祖父、祖母接到被日本鬼子抓去的儿子仍然还活着的消息后,立即叫我父亲的姐夫应双楼去昌化,把我父亲接回来。回永康时,他们俩装扮成讨饭人,走走停停整整走了20多天。当时,新四军发给我父亲一张会师证书,遗憾的是,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里,我父亲说,他的姐夫应双楼怕这张证书惹祸,就把证书拿走了,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了。

我父亲生前,一辈子都在医治烂脚病。全家人为他筹钱求医,吃尽了苦头,经济上的压力拖累了两代人。但几十年来,我父亲根本不知道让他苦不堪言的烂脚病,就是当年侵华日军细菌战造成的。

直至2002年上半年,他从有关媒体上看到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系列文章后,才知道原委,但此时,烂脚病已演变成高分化鳞状细胞癌,并伴有心竭、冠心病等病。这也是当年市一医皮肤科主任刘小军给我父亲做出的确诊结论。从2002年开始,我父亲的病情加重,无法下地走路,每天都痛不欲生,直到死去的那一刻。

侵华日军在中国开展细菌战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我父亲是侵华日军细菌战下死里逃生的幸存者,也是受难者。这段经历给我父亲带来了终生的痛苦。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,我们要牢记这段历史,才能避免灾难的再次发生。



林世钦生前每天备受烂脚痛苦煎熬(资料图片)。

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 
史料见证抗战

主办单位 市委党史办 永康日报社

更多内容敬请关注永康党史网 <http://ykdsyw.yk.gov.cn>